



第138期 · 2023年3月

非賣品

許願祈福

妙法寺新殿——蓮花大殿，正中那座釋迦牟尼佛像，宏偉、莊嚴！信眾一踏入殿之門欄，立即興起一份肅然起敬的感覺。好，下期妙法通訊的出版，接近一年一度的佛誕——農曆四月初八，讓我們在下期詳細點向大家介紹這座迄今為止算得

上是獨一無二的佛殿。

今期，我想向大家談一談殿內很受大眾歡迎的那座「許願祈福」。

這座「許願祈福」在蓮花大殿落成後同時打造起來的。每年大概分四次讓信眾掛上祈福許願咭。大日子裡在佛像前做好



迴向，譬如剛過去的清明，把一批許願咭取下來迴向之後，再讓信眾寫上新的，直放到佛誕(四月初八)之後。

你心中有什麼想向佛祖說的，不妨寫上。我看到一些內容，很有意思。祇寫上五個字：「願世界和平」，或者說「人人身體健康！」這就充分地體現出大家的心願了。當然在祈福許願內容上，更多更多的「祈求家人身體健康」、祈求「子女學業進步」……這些心願許願正好說明了我們的所謂「希求」，其實都是很簡單的，也不會去奢求什麼什麼。

不去作一些無謂的奢求，你必然會心身愉快，生活也踏實許多。從這些內容教我們真正認識到生活態度。

你看——這許願祈福欄不是掛得滿滿的嗎？

我聽到一位善信說：「每張許願咭一百元，很好呀，既可以讓我們把心中希祈的內容寫下來，也同時為種種福田，很有意思呀！」

前三幾個月，我們在這「許願祈福」牆

壁上，安置了四幅蓮花圖(春·夏·秋·冬)，是邀請四位香港國畫家創作的！這樣與「許願祈福」牆聯結起來便很有意思。

有善信問曰：「妙法寺過去每年都辦多場展覽，如書畫展、攝影展，祇可惜過去三年因為疫情關係，停了下來。今後會不會續辦呢？」

「會！當疫情慢慢地消逝了，社會活動與人們的生活也逐漸恢復過來了，我們便會同樣地活躍起來，已知道的一個信息，——今年佛誕來臨的時候，本寺文教部籌辦一個書畫展。」

順便在這裡說一說，我們妙法寺二樓這個展覽場地，盡管疫情期間活動少了很多，但仍然有些展覽可看的。譬喻此刻仍可以看到的攝影展，展示出二十多幅花朵樹木的攝影。有善信說：這些照片幅幅沙龍呀！

是的。這些攝影很有心思，都是攝影家李志榮與他的拍友在妙法寺園林裡拍攝的。你看了之後大可以說一句：今天明白什麼叫做「沙龍攝影」。





禪詩・禪話 (四)



「白描」

有些詩詞表面上是「白描」景色，但念起來或「消化」起來，你往往感悟出無比的趣味，甚至至是澄明、清幽，充滿禪意。——個中高手，王維是也！

今期，我們且不去說「詩佛」王維，而選取別些詩人詩作上的同類結構。
看唐代李華這一首「白描」——

宜陽城下草萋萋，澗水東流復向西，
芳樹無人花月落，春山一路鳥空啼。

你看，表面上全是在描述眼前的景象，但你可又會感受到那份寧靜、空寂的，是把心境也融上了。這就是我說的帶出內心感覺的「白描」。

何須待零落

唐代文益禪師以下這首禪詩，同樣是簡單易明的。先讓我們解釋一個字義——毳、音「脆」，兩個意思，一是指動物的細毛，另一意思是指人體上的細物，即是我們說的「寒毛」。以下這首詩裡的「毳」字，當指動物細毛而已。詩如下——

擁毳對芳叢，由來趣不同。
髮從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紅。
艷冶隨朝露，馨香逐晚風。
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。

這首詩雖有這麼多譬喻，其實祇是這意思：人生如朝露，人生也像花開花落那樣，都是有一定的規律，也有其一定的因果。既然是這樣，我們又何須等到它結果的出現才去感受感觸呢！心中早已有數，早作安排便好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面對的一些事情既然早知後果會怎樣，先行作好心理準備不是更好嗎？

重「己靈」

唐代雲門宗開創者文偃大師，有一首禪詩，字意簡單易明，但也像不少「簡明」的禪詩那樣，表面簡易，但我們實行起來往往就有所忽略。譬如十分著名的那句(意思)：「何謂禪修？餓時吃飯，睏時睡覺就是了！」

好，讓我們看看文偃的這首——

金屑眼中翳，衣珠法上塵；
己靈猶不重，佛視為何人？

意思是說，你如果自己沒有好的修行，則佛祖如何教導你也沒有用。這個「重」字，也可作兩解，一是指分量，另一是指重視。

至於前兩句，換句俗語，則等於說：「你不好好修行，讓你穿金帶銀都沒有用啦！」

通俗言語

如果有留意王梵志的禪詩，你往往「會心微笑」地看到一些民間趣味！——亦即是該時該地的「民間言語」，一如我們現代人在談話的時候，往往會把一些方言、俗語融入其中，於是讀起來便生動有趣。

王梵志是唐代人，距今千年矣！因此他的「詩的語言」即使很民間、很地道，今天看來也多少有點「文字障」的。

好，我們先來看看他這首——

慧心近空心，非關髑髏孔；
對面說不識，饒你母姓董。

這首「怪禪詩」，你不要從字面去理解，否則你如何分說「饒你母姓董」？

這裡便是一些地方語言的趣味。這個「董」字實際上是婉轉地說出「懂」的意思，是諧音也。這首詩的意思便是這樣——

慧心的修行是接近心空的，與由人體所生出的智慧無關啊！即是叫我們要心境澄明。——後兩句便很通俗地說：「呢的道理講給你聽你都聽唔明，唔緊要，連你阿媽都不懂。」



小巧玲瓏

什麼叫「小巧玲瓏」？我介紹你看這幅菊圖。這是小菊。小到什麼程度？大抵比一枚雞蛋大一點，却又比鴨蛋小些。呀！對，就像一個乒乓波那樣大小而已，但你看，這些菊花一瓣瓣的花瓣，就像一個小女孩紮的辮子似的，小巧玲瓏，實在「好可愛」。

——可愛的小紅菊在小小花檔上擺放着。就這樣引來不少途人駐足而觀。快樂，就是這樣；滿足就是這樣！你還去惹那些無謂的苦惱幹嗎！

活躍起來

社會經濟已慢慢復甦，人們的生活也漸漸地回復正常。

——今年書畫界的春茗、團拜特別多。

原因時過去三年都由於疫情而不得不停下來。今年，開始見回復生機了，也少了一些阻滯，於是書畫界、文化界的朋友們便可大可小地辦起春茗活動。大家旨在活躍一下。

日前，參加了「香港畫家聯會」的團拜聚餐活動，下午四、五點時分便雅集起來，大家即席揮毫作畫，真可謂洋洋大觀；隨後的聚餐，熱鬧不停——因有抽獎也！這樣的文化活動，也帶起了大家的生活愉悅。

撤銷口罩令的首天

三月一日，撤銷口罩令實施，這天上午我特別留意「市況」，那正是八時許上班時分，從地鐵車廂看，超過九成，甚至高達九成半的人仍繼續戴上口罩的。

這是自動自覺，也說明了香港市民對這種「集體意識」很重視。三年來可以說都習慣戴口罩了，我看再過些時日如果沒有什麼突變事故的話，人們才會慢慢地消除口罩這種習慣吧！

為己為人，注意公眾衛生。好事，我為香港市民大眾感到高興。



談二王的 布施功德果報觀

· 智 銘 ·

（原刊於一九八七年七月《內明》第一八四期）

在佛教史上，有二位國王都談到布施的功德果報，第一位是印度的波斯匿王；第二位是中國的梁武帝。

先來談談梁武帝的布施功德觀。據「五燈會元」上說「梁普通七年丙午歲，九月二十一日也，廣州刺史蕭昂，具主禮迎接，表聞武帝，武帝覽奏，遣使齎詔迎請。當大通元年丁未歲也，十月一日至金陵，帝問曰：

『朕即位以來，造寺、寫經、度僧，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

祖曰：並無功德。

帝曰：何以無功德？

祖曰：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

帝曰：如何是真功德？

祖曰：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

帝又問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

祖曰：廓然無聖。

帝曰：對朕者誰？

祖曰：不識。』

帝不領悟，祖知幾不契，是月十九日，潛回江北，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屆於洛陽，當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。寓於松山少林寺。」

這個故事在另外兩本禪史「指月錄」、「景德傳燈錄」中所載相同，只是達摩到達廣州的時間，「景德傳燈錄」說是「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」與「五燈會元」所載「梁普通七年丙午歲九月二十一日」者，有所不同。關於達摩在中國的經過，胡適先生曾作「菩提達摩考」，將達摩到達廣州的以上說法，一一推翻，關於達摩史料的真偽如何，這裏不加討論，所要談的是梁武帝的造寺、寫經、度僧等一切的布施，其用心無非是為自己求取功德果報。他滿懷的功德希望，被達摩給破滅了，心內很不自在。

現在再來說一說印度波斯匿王行布施求功德果報的故事，佛住世的時候，波斯匿王去到佛陀住處，請問佛陀說：

「世尊！布施之時，應與何處？」

佛陀告訴他：

「修布施者，隨意所樂，布施於彼。」

王又問佛陀：

「布施何處，得大果報？」

佛陀聽了，就問他說：

「我現在問你，你隨意答復我，譬如你出兵上陣打仗，正在戰鬥的時候，看見東方戰綫上有位刹帝利種的年輕人，盛壯有力，但是他不懂兵法，也不知道調理自身，施展戰技，臨陣畏怯，心生驚懼，一與敵人接觸，就先退下來，不能在應停住的地方停止下來，一味地向後跑，要他射箭，他又射不很遠，即使射得遠一點，却不能射中目標，他根本不能擔當大陣的戰鬥任務，像這樣的人，你還能安慰他、叫他親近你，並且重加賞賜他嗎？」

大王說：

「世尊！我實在不能用這樣的人，爲什麼呢？在戰鬥的時候，像這樣的人是沒有用的。」

佛陀說：

「若要東方戰綫上有位刹帝利種人，年輕力壯，身體魁武，善解兵法，對射箭等段種種兵術都很精通，勇於向敵，大胆不懼，心無驚怖，見敵不退，住其所當住，彎弓遠射，百發

百中，箭不虛發，勇往直前，能壞敵人大陣，像這樣的人，你要重用他嗎？」

大王說：「當然要重用這種勇敢的人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戰鬥中就是要能勇敢善戰。」

佛陀告訴大王：

「正是如此，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五支不具，五蓋不斷，即不任福田；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五支滿足，五蓋除斷，即堪任福田。」

什麼叫做斷五蓋、具五支呢？凡斷除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者，即是斷五蓋；若能滿足無學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者，即是滿五支。若沙門、婆羅門能如此斷五蓋、滿五支，所行的布施，即得果報深廣。」

佛陀以勇敢善戰者即能獲得重大戰果爲譬喻，用來說明要想求得報施的大果報，必順斷五蓋、滿五支才能達到心願。由此看來，果報的獲得，有賴於是否能斷五蓋、滿五支而定，果報是不能混亂的，若今生行善所得的果報，來生也要繼續行善，才能續得善業果報。有一次，波斯匿王請問佛陀：

「現世婆羅門種的人，常生婆羅門種家；

「行直心」

《壇經》裡引用《維摩詰經》（《淨名經》）裡一句話——

「《淨名經》云：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莫心行詖曲，口但說直，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。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勿有執着。」

這節話是簡單易明，先了解一個詞語——所謂「直心」，即是指真心也。

我們經常接觸到一些學佛唸經者，很多時候是「口唸心不唸」，即是沒有好好地消化學習。——得個「唸」字，這實際上，就是無受益可言；有些更「離譜」，竟然是「口照唸，心不改」。但又自覺已經「入佛」了，這其實是自欺欺人吧，「行直心」才是真正的修行。

也許你說：這簡單道理，人人都懂！

就是簡單易懂，我們却往往因此而忽略了。

刹帝利種人，常生刹帝利種家不？」

佛陀糾正他說：

「你不要這麼說，為什麼呢？世間的人有四種歸向，一是從明入明；二是從明入冥；三是從冥入明；四是從冥入冥。」

這裏所說的「明」，就是「光明」；所說的「冥」就是「黑暗」。也就是說，世間眾生，有的人能從光明入光明，有的人從光明却入黑暗；有的人從黑暗入光明；有的人從黑暗入黑暗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佛陀繼續說：

「所謂從冥入冥者，若有衆生，生於下賤，在貧窮的環境中，身體羸瘦，形貌黝黑，聾盲瘡痍，諸根不具，對待他人都不合法度，這樣的人，身行惡行，口行惡行，意行惡行，身壞命終，當墮地獄之報，這就是由冥入冥。」

所謂由冥入明者，像前面的人，若能身行善行、口行善行、意行善行，身壞命終，即能生天上的果報，這就是由冥入明。

所謂由明入冥者，若有人生於刹帝利家、婆羅門家、大長者家，多饒錢財，巨富無量，

庫藏盈溢，多有眷屬僕從，身形端正，有大威力。這樣的人若身行惡行，口行惡行，意行惡行者，身壞命終，必墮地獄的果報，這就是由明入冥。

所謂由明入明者，如前面的人，能身行善行、口行善行，意行善行，身壞命終，即得往生天上的果報，這就是由明入明了。」

由以上的佛說看來，一切的果報，都建築在自力成就的善業基礎上，並不是說，此生得到善報的人，就可以生生世世得到善報，而是要生生世世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，才能生生世世得善果報。

達摩對梁武帝之行布施，之所以說他「無功德」者，是站在「空」的立場說的；佛陀對波斯匿王說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行善，即得生天果報者，是站在「有」的立場說的。若布施之人，空、有兩不計，即就是行中道了，故金剛經上說：「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」能不着相布施，即是大智慧的人了。



安貧守道

《八大人覺經》裡云：

「心無厭足，惟得多求，增長罪惡，菩薩不爾，常念知足，安貧守道，惟慧是業。」

這組話簡單易明，也是我們都會「心中有數」的，祇是平日裡沒有真正地多加注意而已，因此而一次又一次的忽略。

所謂「安貧守道」，「安貧」兩字不是說「樂於貧窮」。它是告訴我們不要讓那個「貧」字去干擾了自己，所謂「貧」，不過是一種簡單簡約的生活。不要因為所謂「貧」而怨聲載道，更不要挺而走險。

這組話重要的在「守道」兩字，無論你處於什麼環境，「守道」是重要的。如何可以令我們「守道」呢？

常記念着「知足」就是了。

悼念 星雲大師

~ 一代宗師 典範轉移

· 陳劍鏗 ·

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)

心懷度眾慈悲願 身似法海不繫舟
問我一生何所求 平安幸福照五洲
~星雲大師

今日（2月5日）晚間驚聞星雲大師圓寂，各家媒體多方報導。一代偉人，至此殞落，震悼悲傷，勢所必至。

星雲大師推動「人間佛教」，倡導「同體共生」的菩薩道精神以建立「人間淨土」、「佛光淨土」，種種的施設及教化，給人帶來無限的幸福安樂。星雲大師不只是佛教界的一

代宗師，更是全人類的瑰寶。

我於年輕時便閱讀星雲大師的《星雲大師講演集》、《星雲日記》，心嚮往之，心想怎有如此偉大的悲心與胸襟。後來我在傳統佛教的學術研究之外，於2008年接觸當代人間佛教，這幾年來的體悟，認定大師是典範轉移的時代人物。因為「星雲模式」的人間佛教不但將佛法奧義，深入淺出地傳達給信眾，而且各種法事的推動，型態多樣、多姿多彩，開拓了實踐佛教的新場域，並且將佛法帶到全球五大洲，種種的功績與貢獻在當代建構出新典範。

在佛教歷史長河裡，龍樹菩薩被認為是開創型人物，他的言說是出於部派佛教與初期大乘佛教轉折點上的產物，在新舊交替之時，他依據舊說來翻轉出新說，這好比科學哲學家庫恩（Thomas Kuhn, 1922-1996）所謂「典範轉移」的情況，即舊有已建立的思想模式，被一種嶄新、具革命性的模式所取代，但在新的模式中仍保有舊模式中的言說或技術。換句話說，在新的思潮取代舊的思潮之後，必須突顯其繼承舊思潮的特質，如此才能一直承接主流文化的地位。星雲大師一直強調回歸佛陀本懷，並且破斥種種邪說，希望佛法真義得以重現，轉換出新時代的佛教風貌。所以，我認為他是當代佛教弘傳的「典範轉移」人物。

我於2014年7月受命於大師，到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推動學術業務，於2015年1月底履新之前，大師召見我兩次，耳提面命，指示三個要項：一是先把佛學碩士課程辦起來、二是培養青年佛教學者、三是凡事忍辱突破困難。這八年的歷煉，真是刻骨銘心，感





念大師的栽培之情。在這幾年的學術推動上，大師亦常接見中心帶回佛光山總本山的學者及企業家，他不以自己身病為苦，總是為了給眾生歡喜，故忍受個人的身體不適，接見所有來訪者，令其歡喜。

每年有機會返台時，必定回佛光山面見大師，向他匯報中心推動學術研究的情況，他每次總是說你辛苦了，在香港做事不容易啊！短短的幾句話，令我頓時充滿了電，有足夠能量再次回到工作崗位，繼續衝鋒陷陣。有一次跟大師長談約一個半小時，他談及如何教化信眾的問題、談佛法弘傳國際的本土化問題、談人間佛教的體證問題、甚至還問我有關淨土法門往生的情況。我想，他是在給我考試，我當時用兩手的食指，同時往地上一直指，接著說往生在當下。大師點點頭，表示認可。並接著說他新寫的一篇有關彌陀淨土法門的文章，並請妙凡法師把它給我，請我指點、指點。這次會談我做了二、三十頁的小筆記，大師邊說我邊記，有些他提及的問題，我後來陸續思考，寫出了幾篇小論文。

另外，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，大師提及的人間體證問題。所謂「人間性」是以「人間」作為成佛的實踐場域，因在「人間」的修道過程，使得「人間」具有「神聖性」。「人間性」並非只是弘傳人天乘，這是一般對於人間佛教的誤解。人間佛教的「神聖性」在於「人間」獲證，並非講求神通、神秘經驗或是藉

由他方神祇的救度、賜與，才具有「神聖性」。星雲大師說：「佛陀既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的神仙，也不是像某些人被刻意『神格化』而才受到崇拜。佛陀確實是經過千辛萬苦的修行，他對於人心、人性、人格等所有人的問題，都有了確實的了悟與實證。」神聖性須在人間體證，佛陀已經作出最好的示範，是最佳的例證。尤其《增壹阿含經》所教導的「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」，更可了解到「人間佛教」的真實義，佛是在人間成道，在人間教化。《增壹阿含經》又記載說：「如是大王！如大王語，如來亦當有此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我今亦是人數，父名真淨，母名摩耶，出轉輪聖王種。」佛陀作了示範，在人間示現著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亦是人數，有父有母等人間眾生皆須經歷的平凡而普世的共同事情。可見，修行在人間，實踐菩薩道亦在人間，「人間佛教」並非一般所論，缺乏「神聖性」；「神聖性」亦非必定在於「彼岸」的他方佛國淨土才有。在於「此岸」修行，以不離人世間的方式回歸佛陀本懷，這是必然具有的「神聖性」。大師在1953年（27歲）於宜蘭雷音寺主持佛七時，感悟身心俱泯、大地空曠，進入極深的定境，依他所云「耳邊佛號聲不斷」，達到「無念而念」的境界，無論自己行住坐臥之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，皆了了分明，即使外面有人說話、走動，亦皆清清楚楚。這段話是大師早期的修證體驗，也是對自己體證最為直接的

表述。我深深體會在菩薩道的度眾過程裡，未有實證的人是無法有效度眾，因為在面臨種種困難、危難、刁難、責難及侮辱時，要能承擔之外，還須開展種種善巧方便來化解眾生的迷惑，這如沒有相當功力是無法成事的。因而，大師在開展人間佛教的種種教化，必然取決於這股毅力，這亦是佛法修證有所得的明證。

我研究大師的思想與實踐問題，特別重視他早期在宜蘭帶領念佛會的事情，並且肯定大師在這時期對於念佛已有深證，他提出種種念佛方法以及應具有的各種念佛心態，並與傳統佛教「彌陀淨土」之間作出合理銜接，汲取傳統養分以進行創新。我覺得對於當今念佛行者有極大助益，不會走偏，不會神神怪怪地講些惑亂人心的東西。

2016年大師曾跟我說，是否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學或是澳門大學辦理佛教學院？再不行的話，在香港建立一間佛教學院，經費會由佛光山支持。我曾於2017年在佛光山的傳燈樓以及宜興大覺寺跟大師報告進行的情況。我跟時任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提及此事，梁院長將當時已規劃一棟文學院大樓擴建的設計藍圖，供作建立人間佛教研究院使用，準備跟大學校方及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申請，後因涉及公立大學的校產問題，例如捐資、大樓維修、水電費……等歸屬問題，頗為複雜，因

而沒能進一步推動。後來又因香港珠海學院獲得香港政府撥一塊土地興建校舍，原來位於荃灣的舊校址將歸還台灣教育部，這間校舍因為已是大專院校所用，故在消防等種種規定都是符合要求，可以馬上籌辦佛教學院。後來因教育部只願意出租，沒有出售的動向，但大師希望能夠買下，因為怕承租的話在學校的經營及校務的推動上會帶來突發性的困擾，故沒有進一步討論。大師一直希望辦學，他希望借由教育給人類帶來幸福，也為佛教永續經營做出貢獻。這如同大師遺囑〈真誠的告白——我最後的囑咐〉裡最後一段話所說：「最後我所掛念的，除了信眾的幸福安樂，要重視世界各地辦的大學，這也是我們的根本；山上的大眾，尤其叢林學院的師生，他們未來都是佛光山菩提種子，要他們健全、發心，人間佛教才能長久與天地同在，與大眾共存。」大師心繫教育，為第一等事，由此可窺其真心。

佛法在人間，大師的思想學說成為佛教實踐的最佳典範。星雲大師受人敬仰的領袖魅力及般若智慧，為人所公認。這種具有高強度的佛法實踐，讓我們衡定星雲大師是位典範轉移的時代性人物。星雲大師被譽為改革創見大師，度眾六、七十年如一日，一生弘揚「人間佛教」，念茲在茲。哲人日已遠，典範在夙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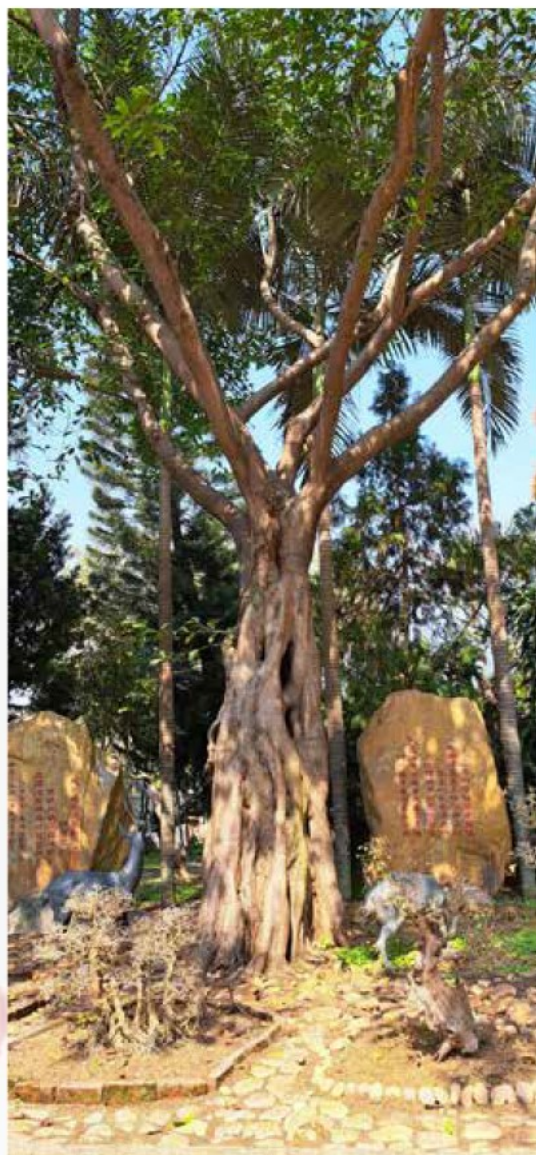
「心經園」的生命力

十多年前，有一棵榕樹運抵妙法寺。此樹很有趣，它是沒有主幹的，它的樹身都是由落地的氣根生長而來（榕樹的氣根如果垂落地的話，是可以真真正正的落地生根，變為樹幹）。這樣一棵特別的榕樹，我們移栽在妙法園林裡，與修智大法師細看細思量，忽然「靈感」突至：「咦，我們可以在這裡建立一個『心經園』呀？」法師點頭，於是我邀請了師兄容繩祖書寫心經，然後，大法師真厲害，在佛山尋覓到五塊巨石，在當地把這心經刻上，然後運回香港。「心經園」就這

樣建立起來，後來又添加上三隻銅鹿、數株盆景式古樹，園的左右兩旁還各有一棵曲棗。

「心經園」是這樣一年一年的添加內容而建立起來的。有趣的是，我們這十多年來看着這棵榕樹慢慢地成長起來，不但樹身比前大了一倍，而那由氣根變成的樹身也越來越粗壯了——本來可以把一個七、八歲的小孩藏身在樹身內的（它像一個洞），但現在不可以了。

樹身已粗壯得密封起來，我們已看不到樹身內的「空洞」。



這是歲月使然，也同時看到榕樹的生命力。——這個「心經園」不但讓我們領悟到「似有非有」，「似無」而却又實實在在的存在。

每次來到這充滿生命力的「心經園」，也自然地念起「心經」裡那句——

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……」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，真是「諸法空相」。

榕樹的生命力就象徵「心經園」的生命力。

我帶着這份心念，一次又一次的到港九一些地方看榕樹生長！

——你看看，這天我在一些斜坡上拍攝下來的榕樹，它下邊沒有什麼泥土，都是一些岩石、磚頭的，但它們的根，就頑強地伸延開去，尋找泥土，充滿不屈不撓的生命力。

看到這些成長，很自然地立即增加我們對生活、對生命的奮躍。



春秧街 ——半個世紀的「惡夢」

如果你居住在港島，特別是在港島東區的話，則有一條街道必然讓你留下深刻印象，——不，應該說是「極深刻印象」。

那是北角春秧街。

這條短短橫街可以說是「聞名於世」的，相信在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，甚至是八十年代吧，都會令你「大開眼界」。

原來這是一條「街市街」，不僅兩旁的商店以售賣蔬果、海鮮為主，在店門外的行人道，甚至車路上也密密地擺上「走鬼檔」，真真正正的「走鬼」了，原因是北角電車總站就在前邊。而這一條短短小小街道，就是設有電車軌，整日不斷地有電車穿過——從這裡進入總站，這是唯一的軌道。

好了，電車「叮叮叮」的來了，原擺放在軌道上的「走鬼小販檔」立即搬走，待電車開過了，又立即搬回來繼續做買賣的，顧客們也習慣了，所以也站在旁邊，等電車過後回復「正常」便繼續交易。

這些「走鬼檔」這樣的搬搬移移，每天最少十次八次。

你看，這不就成了奇觀嗎？所以，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的北角春秧街，真是聞

名於世！

生活就是這樣！

好了，我今天要說的，不是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怪現象。而是進入「李家超管治年代」，改變了。由於香港長期鼠患驚人，特別是一些有食肆的橫街窄巷，以及像春秧街這樣的「街市街」，可謂鼠輩橫行。

請你抽些時間到各「街市街」及一些橫街窄巷看看，這種情況不但經已改善，而且可以說是改觀。你看這幅圖——春秧街的電車路上，再沒有「走鬼小販檔」，連一些店舖也乖乖地收拾門前貨攤。乾乾淨淨，企企理理的。

這就是近大半年來，由副政務司卓先生親自指揮督促，雷厲風行地落實政策，食環署「的」起心肝做實事了。

我前些日子在春秧街行走，看到兩位食環署職員落力地監視管理、約束。我不禁對兩位「阿哥」豎起大拇指，讚賞他們「真正做起事來了！」

其實很多社會事務都是不難處理的，問題祇是你有沒有決心。

從殖民地社會到特區社會，本港政府部門竟給人一



個你推我讓的「卸責」。這已經是積習已久的弊病。從做實事的角度看，這次街道清潔的做法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但願這不是三分鐘熱度的過不上三幾個月又故態復萌。不過，我對「李家超年代」有信心。



「阿茂整餅」

請你先看看這圖片——

在一小小公廁門外，最近安裝上這樣一個「電子板」，它告訴你：內裡哪一格廁、哪一個尿兜此刻有空位。

我看看，真的情不自禁地啞然失笑！

百年來，我們入公廁作「人有三急」的解決，會怎樣的？廁格若「爆棚」，站着等等便是；尿兜呢？有空位便攝上去，沒空位亦不外等一分鐘而已。

在小小公廁外弄個「電子板」，真想不到有什麼用處？

——呀，有呀，教我們學識一個詞語，叫做「除褲放屁」。

此外還可以同時認識一個廣東俚語：「阿茂整餅」，——冇個樣整個樣」。



年與爆竹

農曆新年已過，到了今天，「年」的氣氛該微弱了。今天是開始進入春天的時候。不過，這個「年」字我們不妨探索一下。原來，「年」本身是一種野獸。什麼樣子的？我們可以從狒狒的形象去聯想，牠一米高左右，毛黃色，可站立，所以像狒狒，但却又凶猛得多。所以，被視為猛獸。牠另一個名稱，叫作「山魈」。

我們曉得過年總會燃放「炮仗」的，炮仗又有另一個名稱——爆竹。

好了，讓我們摸探一下——何以過年又會燒「爆竹」的？爆竹這東西又從何說起？原來，「爆竹」就真的是爆竹，當一些竹管被燒起來，便會噼噼啪啪的爆響，所以叫「爆竹」，——爆竹一聲除舊歲？不，爆竹聲原來是可以嚇走那傷害人的「年」。

年與爆竹的來歷就是這樣！好，再來看看：何以「爆竹」又稱為「炮竹」或「炮仗」？——原來慢慢地不再燒竹了，這爆竹之聲便由用卷紙藏火藥來點燃作代替。今天我們見到的炮仗(或稱「炮竹」)就是這樣子。

有邊讀邊？

追溯一些文字的演變，很有趣。

還是讓我們拿「爆竹」這詞語來看。「爆」，從火，已肯定是什麼性質，加上那個「暴」字，一來可以表示它的強烈，二來，也可以從字音去讀解這個字。我們的造字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。譬如這個「炮」字，包住火藥就是炮了，炮竹、炮彈都是，而這炮字的讀音與「包」字接近，就好像爆與暴。

不是我們習慣了說有邊讀邊，實在也是因為這真的接近而來？隨便拿些字來看吧——

寂寞這個「寞」字；沙漠這個「漠」字，在讀音上都接近「莫」。

與「可」字音近的，也有「荷」、「何」、「柯」等等。有點兒有邊讀邊的感覺。